

第三章：俄漢對比－句法層面的詞序研究

俄語屬於綜合語、屈折語，擁有豐富的詞尾變化，句子或詞組中詞與詞的關係可以藉由詞尾變化來表示，因此，常常有人認為俄語的詞序是很自由的。相較於俄語，漢語屬於分析語、孤立語，幾乎沒有任何的詞尾變化，詞序就成了判斷詞與詞間關係的重要指標之一，也因此有人認為漢語的詞序是固定的、不可變化的。其實，俄語詞序的「自由」和漢語詞序的「固定」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

身為綜合語的俄語雖然具有豐富的詞尾變化，但詞序的句法功能並不能完全被忽略。俄國語言學家卡夫圖諾娃（И. И. Ковтунова）就曾舉出下列例子來證明這一點。在她所舉的「Спорным мере меньшей по останется работ программы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и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о вопрос то, преодолены будут трудности технические если...」這個小短文中，¹我們可以發現實詞詞序（如：主語、謂語－*вопрос останется спорным* 等）和虛詞詞序（如：連接詞－*если* технические трудности..., *то*...等；前置詞－*вопрос о* практической целесообразности...等）的任意倒裝不但嚴重影響到語意的表達，甚至會破壞句子的結構，因此，很明顯地，俄語中的詞序也是有其重要的功能和意義。那身為分析語的漢語呢？它的詞序是否永遠一成不變呢？透過下面一個簡單的例子我們就可以得知答案。「我吃了蘋果」、「蘋果我吃了」、「我蘋果吃了」，這三個句子的詞彙內容相同，句型結構一致，但詞序卻大不相同，由此可知，漢語的詞序也不完全是絕對固定的。

本章中將從句法層面來進行俄漢語的詞序對比，分虛詞和實詞兩個部分來探討俄漢語詞序的異同。

第一節：虛詞與詞序

俄語語言學者（卡夫圖諾娃是少數的例外）在做詞序研究時，通常會注意的是在句子中能夠充當句子成分，並具有稱謂功能（*номинативная*

¹ И. И. Ковтунова,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рус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языке XVIII –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69, сс. 3-4.

функция) 的實詞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ых слова), 而鮮少將虛詞 (служебные слова) 考慮在內。然而, 透過上面卡夫圖諾娃的例子, 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虛詞在句中位置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此外, 之前已經提到, 俄語通常會透過詞尾變化來表示詞與詞間的關係, 而缺少詞尾變化的漢語, 則必須靠其他輔助手段—詞序和虛詞, 來表現句中詞與詞間的關係。但是, 即使是在俄語中, 虛詞仍然有其分辨語意和句法上的特殊功能。因此本節中將比較俄漢語虛詞在句中位置的異同。

根據一般俄語語法觀點, 俄語的虛詞包括下列三種詞類: 前置詞 (предлог)、連接詞 (союз) 和語氣詞 (частица)。²這些虛詞中有的必須附著於其他詞, 像是前置詞必須和實詞連用, 才能當作句子成分; 有的則會因為位置改變而影響語意, 像是「именно」、「даже」等語氣詞。

在此, 有一點須先做說明。漢語語言學界長久以來對於漢語詞類的劃分一直沒有統一的共識, 各家說法不一, 譬如: 在句中作加強語氣詞用的「是」到底屬於何種詞類? 程祥徽和田小琳認為它屬於副詞, 但是俄國漢語學者加列洛夫 (В. И. Горелов) 卻主張「是」屬於加強語氣詞 (усил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³; 甚至有時連實詞和虛詞的分類都不同, 漢語語言學家胡裕樹、邵敬敏和加列洛夫等人將副詞歸類於實詞,⁴但是程祥徽和田小琳則將其劃分至虛詞。⁵再加上俄漢語詞類劃分的標準本來就不一致, 這種種因素都造成俄漢語比較上的困難, 必須有一統一的標準來進行研究, 筆者基於身為俄語研究者的身分, 在進行俄漢語虛詞對比研究時將以俄語的角度出發, 因此將不可避免的會發生某些詞在俄語中是虛詞, 但在漢語中卻可能會被某些學者認為不屬於虛詞的情形。

壹、前置詞 (介詞) 的位置

俄語中的前置詞表示的是事物間或事物與行爲、狀態、性質間的各種關係, 既然如此, 前置詞當然不能單獨使用, 而是附著於其他詞之上的。

² 《現代俄語》。黑龍江大學, 北京, 1963, 頁 43。

³ Горелов В. И., *Грамматик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М: Просвещение, 1974, с.42.

⁴ 胡裕樹, 《現代漢語》, 台北: 新文豐, 1992, 頁 331; 邵敬敏, 《漢語語法淺說》, 香港: 商務印書館, 1999, 頁 74 -78; 同上註, 頁 34 -35。

⁵ 程祥徽、田小琳, 《現代漢語》。台北: 書林, 1992, 頁 254。

像是「Он приехал **в** субботу」這個句子中，前置詞「**в**」和名詞「**субботу**」連在一起做時間狀語，「**в**」永遠必須置於「**субботу**」之前，位置不能改變。相對於俄語，漢語中表示時間、處所、方向的介詞，雖然可區分為前置詞與後置詞，但仍具有和俄語前置詞一樣的作用，在句中的位置也不能隨變更動。比如說：「他**在**電台上班」、「他**到**半夜才睡覺」、「屋**裡**有許多人」、「山**上**有一座廟」這幾個句子中介詞的位置也總是固定的，附著於它後面的實詞。

雖然不論是俄語的前置詞或漢語的介詞，其位置多是附著於其他詞之上，因而在句中有固定的位置，但是漢語中的介詞有一特殊的現象是俄語前置詞所沒有的，那就是漢語中有些介詞的位置改變之後可能會造成詞性的轉變，進而使語意發生變化。我們來看看下面幾個例子：

- 1、「山下；下山」－「下」字的詞性由介詞轉變為動詞，語意也發生改變。
- 2、「海上；上海」－「上」字的詞性原是介詞，位置改變後，「上海」成一專有名詞。

除了位置會改變詞性之外，漢語中有些介詞會因為句中減少了某些成份而改變詞性。比如像是下面的例子：「今天我**在**家讀書」→「今天我**在**家」，在第一個句子中，「在」是介詞，然而把「讀書」二字去除之後，第二個句子「今天我在家」的「在」就轉變成動詞了。

另外，俄語中的前置詞不論是在數量或是使用頻率上都較漢語高出許多。⁶從下面兩個俄漢互譯的句子中，可以得到證明：

漢：我們約好第二天早上七點**在**紀念碑北側見面。

俄：Мы условились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через** два дня **в** семь часов утра у памятника **с** северной стороны.

上述意思相同的兩個句子，漢語只使用了一個介詞「在」，俄語卻分

⁶ 趙敏善，《俄漢語對比研究》。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頁 102-104。

別使用了「через」、「в」、「у」、「с」等四個前置詞。然而，雖然在數量和使用頻率上，俄語略勝一籌，但在表達詞與詞關係的功能上，漢語則是較俄語豐富許多。我們可以用「他在學校」和「Он в школе」這兩個詞序和語意完全相同的俄漢句子來做比較。在俄語句子「Он в школе」中，前置詞「в」的位置永遠是在「школе」之前，但是漢語句子「他在學校」中的介詞則可以改變位置，變成一個詞組「在他學校（в его школе）」，也就是說漢語中某些前置詞在句中的位置改變之後，句法關係也會跟著改變，這是俄語前置詞所不具備的句法功能。

就前置詞（介詞）而言，不論是俄語或是漢語，它們都必須附著於某個實詞，在句中具有固定的位置。而漢語中的介詞雖然在數量和使用頻率方面不如俄語，但它的句法角色卻更富變化性。漢語不少介詞有可能可以藉由位置的改變使本身的詞性、句子語意或是句法關係發生變化，這一特殊性是俄語前置詞所完全沒有的。

貳、連接詞的位置

連接詞的位置，不論是在俄語或漢語中，幾乎都不能變動。俄語的句子「Он не явился на занятия, *так как* он заболел.»不等於「*Так как* он не явился на занятия, он заболел.」，兩者因果關係和語意都不同，後句甚至還可能產生邏輯上的錯誤；同樣的，在漢語中「他沒來上課，*因為*他生病了」也不能說成「*因為*他沒來上課，他生病了」。俄語和漢語中，連接詞位置的隨意變動不僅會使語意改變，甚至會破壞句子結構，產生文法上的錯誤。

在漢語中有幾點連接詞的特性值得我們注意。首先，漢語中有少數的連接詞可以當做動詞用。比如說，「我*跟*媽媽」的「跟」可以是「和」的意思，用作連接詞，表示「我和媽媽」，但也可以用作動詞，表示「跟隨」的意思，這時候就有「我*跟著*媽媽」的意思。

雖然漢語的連接詞在使用上的限制較俄語連接詞多，而且詞性變化較大（有時可以當作動詞用），但是總體說來，連接詞在句中位置的固定是俄漢語中共有的現象。

參、語氣詞的位置

語氣詞的位置是虛詞中很特殊的一環。大部分的虛詞，像是前置詞和連接詞，在句中的位置是不能變動的，否則會破壞句子結構，但唯獨部分語氣詞的位置可以變動，而且會進一步使語意產生改變。比如像是「*даже*」、「*не*」、「*совсем*」、「*именно*」、「*ли*」等等，只能放在有關詞的前面或後面，它們在句中位置的任何變動，往往都會使語意發生很大的變化。另外，像是「*разве*」、「*ведь*」這一類的語氣詞在句中則沒有固定的位置。比如說「*Разве* *приехал* *брат?*」和「*Приехал* *разве* *брат?*」這兩個句子的意義基本上沒有變化，都是「弟弟真的來了嗎？」的意思。

漢語語氣詞的內容和分類有可能不同於俄語，因此這個部分的比較，漢語將採和俄語語氣詞語意的相關性來做區分，譬如說「*даже*」、「*именно*」、「*совсем*」、「*только*」這四個語氣詞對應到漢語中分別是「甚至」、「是」、「完全」、「只」，這四個詞在漢語中雖然不完全屬於語氣詞，但仍將列入這個部分討論。⁷下面試舉六個常見的語氣詞作一說明。

一、「*даже*」和「甚至」

首先，試比較下面兩個句子，「*Даже* он не мог ответить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和「Он не мог ответить *даже* на этот вопрос.」，前句的意思是「**甚至連**他也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後句的意思「他**甚至連**這個問題也不能回答」，很明顯地，當語氣詞的位置改變後，語意也跟著改變。

二、「*не*」和「不是」

下面四個句子的語意也因語氣詞「*не*」的位置改變而產生變化。

1、「*Не* я сегодня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о.» — **不是**我今天收到信。

⁷ 還是有部分漢語學家將這四個詞列為語氣詞，請參閱註 53，頁 41-43。

2、「Я *не* сегодня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о.» — 我 **不是**今天收到信。

3、「Я сегодня *не* получил письмо.» — 我今天 **沒有**收到信。

4、「Я сегодня получил *не* письмо.» — 我今天收到**的****不是**信。

俄語的「не」雖然和漢語的否定語氣詞（отрицате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不是」意思相近，但是在使用的靈活度上，「не」顯然大於「不是」。「不是」無法適用於上述第三和第四個句子，必須藉由詞彙或句型的改變來完成句意的表達。在第三句中不能用「不是」，而要改為「沒有」，變成「我今天**沒有**收到信」，因為如果說成「我今天**不是**收到信」，則語意有兩種可能：「我今天收到的不是信」或「我今天不是收到信，是寄信」，如此一來，語意的表達就不正確了。又當漢語句子重點在句尾時，「不是」也同樣不適用，要加上「的」，形成另一種句型－「...的**不是**...」，所以第四句不能說成「我今天收到**不是**信」，而要說成「我今天收到**的****不是**信」。

除此之外，當「не」和其他語氣詞連用時，它在句中的位置對於語意的影響也很大。以「не」和「совсем」連用為例，下面兩個句子的語意轉變，毫無疑問的是因為「не」在句中位置改變所造成的。

1、「Я *не совсем* понимаю.» — 我 **不完全**了解。

2、「Я *совсем не* понимаю.» — 我 **完全**不了解。

三、「именно」和「是」

還有像是俄語語氣詞「именно」以及漢語中相對的詞－「是」，這兩個詞分別在俄漢語句中的位置，還有對語意的影響也有許多特殊之處。我們來看看下面的例子。

1、「Я *именно* вчера нашёл эту книгу.» — 我**是**昨天找到這本書。

2、「**Именно** я вчера нашёл эту книгу」－**是**我昨天找到這本書。

上述兩個例子可以很清楚的看出「**именно**」和「是」的位置改變後，整個句子所強調的重心也立刻改變了。

不過在俄語中「**именно**」的位置並不是可以任意擺放的，「**именно**」不能放在謂語之前，也就是說俄語中不會出現「Я вчера **именно** нашёл эту книгу」這樣的句子，可是這樣的句子在漢語中卻是容許的，「我昨天**是**找到這本書」在漢語中並無不妥。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俄語中的「**именно**」可以放在補語之前做強調，像是「Я вчера нашёл **именно** эту книгу.」，可是在漢語中「是」則無法直接置於補語（即漢語中的賓語）之前，而必須加上「的」字做輔助，因而形成「我昨天找到**的是**這本書」這種句型。

四、「**только**」和「只是(有)」

另外，限定語氣詞（ограни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только**」在句中位置的變化也會影響語意。試比較下面兩個句子：

1、「**Только** я посмотрел статью.」－**只有**我看了文章。

2、「Я посмотрел **только** статью.」－我**只是看了看**文章。

由上面兩個句子，我們可以知道，「**только**」和「只是（有）」的位置會對語意產生很大的影響。不過在詞彙意義上，很明顯地，「**только**」大於「只是（有）」，漢語中需要使用更多的辭彙手段才能將意思完整的傳達。

五、「**ли**」和「...是...嗎？」

最後，我們討論疑問語氣詞（вопрос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ица）「**ли**」的問題。俄語標準語中疑問語氣詞「**ли**」的位置永遠都在疑問句中帶邏輯重音的詞（即所要對之提出疑問的詞）之後，並將其提前至句首，比如：「Завтра ли у вас будет экзамен?」、「У вас ли завтра будет экзамен?」、「Будет ли

завтра у вас экзамен?」、「Экзамен ли завтра у вас будет?」。而在口語中語氣詞「ли」也是置於所要提出疑問的詞之後，但是不用像在標準語中將其提前至句首。「ли」的意義相當於漢語中「...是...嗎?」的句型，它的位置改變後，提問的重心也跟著改變。比如下面的例子：

1、Завтра **ли** у вас будет экзамен? — **是**明天你們有考試**嗎**?

2、Завтра у вас **ли** будет экзамен? — 明天**是**你們有考試**嗎**?

3、Завтра у вас будет **ли** экзамен? — 明天你們**是**有考試**嗎**?

4、Завтра у вас будет экзамен **ли**? — 明天你們**是要舉行**考試**嗎**?

俄語語氣詞「ли」和漢語「...是...嗎?」的句型在使用上的相似性很高。除了最後一個句子漢語要增加一些詞彙協助語意表達外，在其餘三個句子中「ли」和「是」的位置一致性很高，其最大的不同點在於俄語中的疑問焦點置於「ли」之前，而漢語中的疑問焦點則是置於「是」之後。

語氣詞這個部分，俄漢語各有其特色。有功能、語意相近，但用法略有差異的，像是「ли」和「...是...嗎?」的句型；有俄語較漢語詞彙意義豐富的，像是「только」和「只是(有)」；有俄漢意思相近，但是俄語使用靈活度較高的，像是「не」和「不是」；也有俄漢語意相近，但使用各有其限制的，比如「именно」和「是」。

最後，在這裡要作一說明，那就是不分俄漢語，語氣詞位置的改變常常是爲了應用交際目的的需要，也就是要執行句子實際切分的任務。但在本節中，僅單純的討論語氣詞在句中位置變動對語意的影響以及它在句中變動位置的自由度，至於其執行交際目的任務的探討將留待第五章第一節中詳細討論。

第二節：實詞與詞序

第一節中我們已經討論過俄漢語虛詞的詞序問題。接著，在這一節中將從實詞擔任句子成份的角度對俄漢語的實詞詞序問題做一分析比較。

雖然實詞詞序的句法功能在俄漢語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同，但是實詞能夠充當句子成分，同時又具有稱謂功能，因此不論是在擁有豐富詞尾變化的俄語，或是缺乏詞尾變化的漢語中，它們在句子或是詞組中的位置對於語意和句型結構的影響都不容忽視。

相較於虛詞，實詞在定義部分比較沒有爭議。俄漢語對於實詞的劃分基本上是一致的，⁸唯獨在漢語副詞方面，對於該詞類應屬於虛詞或實詞各家說法不一（請參照本章第一節）。

詞序在漢語中所扮演的句法角色非常重要，它不但具有區分句法結構的功能，同時也肩負起區分句子成分的重責大任。比如下面這個例子，「很了解他」以及「他很了解」，「他」這個詞在第一個動賓短語中是作賓語用，而當「他」的位置改變後，除了句法結構變成主謂短語外，「他」本身所擔任的句子成分也不再是賓語，而是主語。詞序的這項功能，對於缺乏詞尾變化的漢語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不同於漢語，在詞尾變化豐富的俄語中詞序常常不擔任區分句子成分的功能，例如，在「Я читаю книгу」、「Книгу читаю я」、「Я книгу читаю」這三個句子中，詞序並未扮演任何特殊的句法角色，也就是並沒有擔任區分句子成分的功能。不過有時候在「Мать любит дочь」—「Дочь любит мать」這一類的特殊情況下，俄語詞序也跟漢語詞序一樣具備不可忽視的句法功能。

不論是俄語或漢語，句中實詞位置的變動對於句法結構和語意都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下面接著一一做討論與比較。⁹

壹、詞序改變 → 句法結構雖不變，句子成分內容卻改變，語意也完全改變

首先，最顯而易見就是詞序改變後，句法結構雖然不變，但是語意卻發生重大改變。這在沒有詞尾變化、無法由詞尾分辨一個詞在句中功用的

⁸ 詞類劃分的準則一般而言有三個層面：語意、句法功能、形式。俄漢語的詞類劃分準則雖不一致（俄語較重形式，漢語則較重語意及句法功能），各有其爭議性的問題（例如：俄語中代詞的詞類劃分長久以來各家說法不一；漢語中部分副詞歸屬於實詞或虛詞也常有爭論），但這都不屬於本論文討論的範疇，在此不多做贅述。

⁹ 由於漢語詞序的句法功能屬於常態，功能較俄語強，因此在這一節中，將以漢語為出發點來進行對比。

漢語中是很常見的。

而在俄語方面，大多數的情況之下，俄語不必依賴詞序決定句子成分，可是在某些特殊的情之下，詞序的句法功能也是不容忽視的。這個時候，俄語的詞序和漢語一樣，必須非常固定，否則一但詞序改變後，即使句法結構不變，句子成分和語意也會改變。一般這種情形發生在同一個詞在不同的格詞尾變化卻相同的時候。這個部分可以分爲三種情況來討論。

一、主語和賓（補）語位置互換¹⁰

我們先討論漢語的例子。

- 1、人人爲**我**。→ **我**爲人人。（主語、直接賓語位置互換後，意思完全相反）
- 2、**我**告訴**你**一件事。→ **你**告訴**我**一件事。（主語、間接賓語位置顛倒後，行爲主事者和接受者關係互換）
- 3、**我**愛**你**。→ **你**愛**我**。（主語、直接賓語位置改變，句子成分內容和語意皆改變）

這種情形在漢語中十分常見，屬於一種常態，例子非常多，如：「**他**很瞭解**我**」→「**我**很瞭解**他**」、「**父母**照顧**孩子**」→「**孩子**照顧**父母**」、「**小**狗追**貓**」→「**貓**追**小**狗」、「**我**送**他**一束花」→「**他**送**我**一束花」、「**狸**貓換**太**子」→「**太**子換**狸**貓」等等。

在俄語中也有類似的情形，但屬於特殊現象，僅出現於句中主語和補語都是一、四格型態相同的名詞時。例如：

1、*Мать* любит *дочь*.（媽媽愛女兒）

（主語）

¹⁰俄漢語中所使用的專有名詞不同，漢語中的賓語意義近似於俄語中的補語（дополнение）。



Дочь любит *мать*. (女兒愛媽媽)

(補語)

2、*Ночь* сменяет *день*. (夜晚代替白天)

(主語)



День сменяет *ночь*. (白天代替夜晚)

(補語)

以及 *Сознание* определяет *бытие*. — *Бытие* определяет *сознание*. (意識決定存在 — 存在決定意識)、*Холм* покрыл *лес*. - *Лес* покрыл *холм*. (山丘覆蓋了樹林 — 樹林覆蓋了山丘) 等等。

不過，俄語中並不是所有主語和補語一、四格型態相同的情況之下，就一定要透過詞序來決定句子成分的關係，我們也可以透過上下文、語調或是詞本身的詞彙意義得知句子成份的內容。如以「*Дочь* любит *мать*」為例，這個句子中 *мать* 有可能是主語，而 *Дочь* 是補語。比如說，在「*В этой семье двое детей: сын и дочь. Родители относятся к ним по-разному: дочь / любит мать, / а сына / любит отец.*」這篇小短文中，雖然 *мать* 置於動詞之後，但仍是作主語用，而非補語。因為如果按照語調，將 *дочь* 讀成 ИК-3，而 *мать* 讀成 ИК-1，那麼毫無疑問的，*мать* 在句中是作主語用。另外，我們可以藉由上下文的對比知道 *мать* 是主語，而 *дочь* 是補語。因為從「*дочь / любит мать, / а сына / любит отец*」這一小段中，可以得知 *дочь* 和 *сына* 的位置相對，而 *мать* 的位置則是和 *отец* 相對的。

詞彙本身的詞意也可以作為判斷的基準。在「*Горло сжимало горе*」(В. Шукшин, «В воскресенье мать-старушка...») 這個句子裡，雖然 *горло* 和 *горе* 同屬一、四格型態相同的詞，可是我們不會把 *горло* 當作是主語，因為我們都知道「咽喉壓迫痛苦」這樣的句子是不成立的，應該是「痛苦壓迫著咽喉」才是合乎邏輯的正確語意。

除此之外，俄語中還有另一種情形也近似於漢語中主語、賓語位置互換的情況，那就是在句中主語和間接補語一、四格的型態相同。請看下面的例子：

Монитор похож на **телевизор**. (**監視器**像**電視**)

(主語)



Телевизор похож на **монитор**. (**電視**像**監視器**)

(間接補語)

二、帶「...的...」的偏正關係詞組

此類句型屬於漢語中的偏正關係，句子或詞組中定語和中心語（被修飾語）位置互換後會使語意、句子成分，甚至是詞性產生改變。

1、**哥哥的朋友**→ **朋友**的**哥哥**（偏正結構，「的」字前後實詞互換，所屬關係改變）

2、**一個人的快樂**→ **快樂**的**一個人**（定語與被說明語角色互換，語意完全改變）

這種現象在漢語中同樣也屬於常態，有非常多的例子：「**前頭的小姑娘**」→「**小姑娘的前頭**」、「**中國人的禮貌**」→「**禮貌的中國人**」、「**木頭的房子**」→「**房子的木頭**」、「**風的故鄉**」→「**故鄉的風**」、「**現實的殘酷**」→「**殘酷的現實**」、「**美麗的女孩**」→「**女孩的美麗**」等等。

在俄語中也存有近似於漢語中「...的...」的偏正關係詞組，但需要較多的條件限制。見以下各例：

1、句中定語和被修飾語（句中補語）同屬形容詞可做名詞用的詞

Я встретила **знакомого больного**. (我遇見了一位**認識的**病人)

(定語)



Я встретила **больного знакомого**. (我遇見了一位**生病的**熟人)

(補語)

2、句中補語和非一致定語同屬二、四格型態相同的名詞

Я увидила **брата учителя**. (我看見**老師的弟弟**)
(補語)

↓

Я увидила **учителя брата**. (我看見**弟弟的老師**)
(非一致定語)

三、直接賓(補)語和間接賓(補)語位置互換

先看看漢語的例句：

1、他把**我**交給**媽媽**。→ 他把**媽媽**交給**我**。(兩個補語互換後，語意和句子成分都改變了)

2、他把**小明**認成**小王**。→ 他把**小王**認成**小明**。(同上)

3、他把**樹影**看成是**人**。→ 他把**人**看成是**樹影**。(同上)

而俄語中只有在句中直接和間接補語二、四格型態相同的情況之下才會出現這種情形，下面舉例說明。

Он принял **меня** за **брата**. (他把**我**當成**弟弟**)
(直接補語)

↓

Он принял **брата** за **меня**. (他把**弟弟**當成**我**)
(間接補語)

上述的三種情形是表現漢語中詞序句法功能重要性的最好例子。由於沒有詞尾變化，漢語的詞序常常是固定的，否則語意必會發生變化，造成誤解，句子成份的關係也會因此而混淆。而雖然俄語詞序的句法功能不屬常態，但是在上面的討論中，詞序在句法功能上仍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因

Москва - столица России. (莫斯科是俄國的首都)

(主語)

2、Учиться — наша задача. (學習是我們的任務)

(主語)

↓

Наша задача — учиться. (我們的任務是學習)

(謂語)

3、Река Волга — наша гордость. (伏爾河是我們的驕傲)

(主語)

↓

Наша гордость — река Волга. (我們的驕傲是伏爾加河)

(謂語)

一般而言，這種情況大多是由於系詞「是」作謂語的句型中，主語和謂語的位置互換而產生。不過，不論是俄語或漢語，在這類的句型中當主語的通常是較具體的、具有較強限定性的詞，也就是說並非所有這類句型都可以適用上述變化。比如，「我是大學生」就不等於「大學生是我」，而且「大學生是我」這個句子也無法成立，因為「我」限定性較「大學生」強，所以在這個句子中「我」可以作主語，而「大學生」不行。又在俄語中，語意上相近於漢語系詞「是」的詞，像是「быть」、「являться」等，所需的主語也必須具備該條件。而且，這方面的限制俄語要比漢語強許多，例如，「最快樂的節日算是除夕了」—「除夕算是最快樂的節日了」，漢語中「最快樂的節日」和「除夕」兩者都可以當主語，但是俄語中卻只有「除夕 (нак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可以作主語，也就是說只能說成「Нак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был самым весёл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而如果要特別強調「нак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則只能藉由詞序的轉變，將句子變成「Самым весёлым праздником был нак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透過句子實際切分的手段來達成強調的目的，「нак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在句中還是主語，整個句子成分和結構並沒有任何改變。也因為如此，在俄語中強調的目的是藉由句子實際切分的手段達成，

而非和漢語一樣是採取改變句子成分結構的方式。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不管是在俄語或和漢語中，這種詞序的變化不像第一類變化會使語意完全改變，它主要改變的是句子中強調的重心。¹¹

參、詞序改變 → 句法結構改變，句子成分內容也改變，但基本語意不變，僅強調內容改變

這一類的情形跟第一類一樣在俄漢語中都很常見，這時候詞序的功能在於確定句子的類型，起句法功能的作用。當詞序改變之後，句法結構也跟著有所變化，但語意則是少有改變，大致相近，只是句中強調的重點發生改變。¹²先來看看漢語的例子：

- 1、無限溫暖（偏正關係） → 溫暖無限（主謂關係）
- 2、好東西（偏正關係） → 東西好（主謂關係）
- 3、結束工作（動賓關係） → 工作結束（主謂關係）
- 4、人來了（主謂短語） → 來人了（動賓短語）

這一類的情形在俄語中也不乏許多例子。

- 1、Тихая ночь.（靜靜的夜。單部句）
（定語）
↓
Ночь тихая.（夜靜靜的。雙部句）
（謂語）

¹¹ 強調重心的改變和句子實際切分不屬於本章討論重點，這個部分將在第五章中詳細討論，本章中僅針對句法結構功能方面做分析。

¹² 同上註。

2、Знойный июнь. (炎熱的六月。單部句)

(定語)



Июнь знойный. (六月是炎熱的。雙部句)

(謂語)

3、Вредно курить. (吸煙有害。無人稱句，вредно 和 курить 共同做
句子謂語)



Курить вредно. (吸煙是有害的。雙部句，вредно 是謂語，курить
是主語)

肆、詞序改變 → 句法結構不變，句子成分內容也不變，但語意
及句子成分主從關係卻改變

除了上述幾種情形之外，不論是俄語或漢語中，都會產生一種情形，
那就是詞序扮演著確定句子成分主從關係的角色。試分別比較下面俄漢語
的例子。

1、媽媽買的水果**昨天**吃完了。(「昨天」做「吃完了」的狀語)



昨天媽媽買的水果吃完了。(「昨天」做「媽媽買的」的狀語)

2、Выступавший у нас артист **вчера** уехал. (在我們這裡演出的演員
昨天離開了。вчера 是 уехал 的狀語)



Вчера выступавший у нас артист уехал. (昨天在我們這裡演出的
演員離開了。вчера 是 выступавший 的狀語)

伍、俄語中的特殊情形

最後，在俄語中，有一種詞序變化造成語意改變的情形很特殊，那就

是在數詞加名詞二格所構成的詞組中，數詞和名詞位置顛倒之後，會產生「大約、大概」的意思，當然，此時句法結構不會有所不同，可是語意卻已經發生變化了。這一現象是俄語中特有的，在漢語中完全不存在。

1、 Прошло *пять лет*. (過了五年)

↓

Прошло *лет пять*. (過了*約*五年)

2、 Я увидила его *в два часа*. (我兩點看見他)

↓

Я увидила его *часа в два*. (我*大約*兩點看到他)

經由以上兩節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俄漢語在虛詞以及實詞兩方面的詞序現象，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

首先，在虛詞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前置詞（介詞）和連接詞這個部分，不論俄漢語，基本上其位置在句中是固定的。不過，漢語中介詞和連接詞的詞性都可能因位置改變而發生變化（例如：*上山* — *山上*），在這個方面漢語是較俄語來得多變。

第二、在語氣詞這個部分，不分俄漢語，都有可能因為位置改變，使得語意和強調重點發生變化（例如：*Я не совсем* понимаю. — *Я совсем не* понимаю.；我*不完全*瞭解 — 我*完全不*瞭解），在使用上也各有其特殊限制（例如：在「*ли*」和「...是...嗎？」的句型之下，俄語中的疑問焦點置於「*ли*」之前，而漢語中的疑問焦點則是置於「是」之後），這是俄漢語在語氣詞詞序方面皆有的特色。

第三、虛詞雖然不似實詞一般可以做句子成分、具稱謂功能，但是虛

詞在句子或詞組中仍具有一定的辨義功能和句法功能，因此，在討論詞序問題時不能僅考慮實詞部分，那絕對是不足夠的。

另外，在實詞與詞序方面，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漢語中，詞序的句法功能是常態的，只要詞序一經改變句子結構或語意會立刻發生變化。第二節中整理出下面四種情形：

(一)、詞序改變，句法結構雖不變，句子成分內容卻改變，語意也改變（例如：**人人爲我** — **我爲人人**；**一個人的快樂** — **快樂的一個人**；他把**我**交給**媽媽** — 他把**媽媽**交給**我**）。

(二)、詞序改變，句法結構不變，句子成分內容改變，強調重點也改變（例如：**德國的首都是柏林** — **柏林是德國的首都**）。

(三)、詞序改變，句法結構改變，句子成分內容也改變，但基本語意不變，僅強調內容改變（例如：**無限溫暖** — **溫暖無限**）。

(四)、詞序改變，句法結構不變，句子成分內容也不變，但語意及句子成分主從關係卻改變（例如：**媽媽買的水果昨天吃完了** — **昨天媽媽買的水果吃完了**）。

第二、在俄語中也存在上述漢語的四種情形，但屬非常態，要在多方的限制之下，詞序的句法功能才能顯現出來。這些限制包括：

(一)、句中主語和補語一、四格型態相同（例如：**Мать** любит **дочь**. — **Дочь** любит **мать**.）。

(二)、句中主語和間接補語一、四格型態相同（例如：**Монитор** похож на **телевизор**. — **Телевизор** похож на **монитор**.）。

(三)、句中定語和被修飾之名詞同屬形容詞可做名詞用的詞（例如：

Я встретила *знакомого больного*. — Я встретила *больного знакомого*.)。

(四)、句中補語和非一致定語同屬二、四格型態相同的名詞(例如：
Я увидела *брата учителя*. — Я увидела *учителя брата*.)。

(五)、句中直接和間接補語二、四格型態相同(例如：Он принял *меня за брата*. — Он принял *брата за меня*.)。

(六)、句中主語和謂語是用名詞第一格或動詞不定式表示(例如：
Столица России -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 столица России)。

(七)、另外，還有像「Вредно курить — Курить вредно」這一類詞序起句法作用的情形。

在以上七種情形之下，俄語等於跟漢語一樣沒有詞尾變化，因此，詞序就扮演著區分句子成分的角色。

不過，俄語中，在「詞序改變，句法結構不變，句子成分內容也不變，但語意及句子成分主從關係卻改變」這種情形之下，俄漢語兩者情形相似，較無嚴格的限制只要在語意合乎邏輯以及語法合乎規範之下，就可以成立(例如：Выступавший у нас артист *вчера* уехал — *Вчера* выступавший у нас артист уехал)。

第三、雖然漢語詞序的句法功能較俄語詞序強，但還是存在漢語沒有，而俄語有的詞序變化 — 在數詞加名詞第二格所構成的詞組中，數詞和名詞位置顛倒之後，會產生「大約、大概」的意(例如：
Прошло *пять лет* — Прошло *лет пять*)。

第四、對於缺乏詞尾變化的漢語來說，詞序在句中的句法功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而俄語雖然具備了詞尾變化這項特徵，但是其詞序獨特的句法功能也不容忽視，只不過俄語詞序的句法功能遠

不如漢語來的強，這一點從第二節中所討論的各個例子中可得到很好的證明。

